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醋葫蘆
第五回 周員外設謀圓假夢 都院君定計擇良姻

引首《畫山水歌》 吳融作
良工善得丹青理，輒向茅茨畫山水。
地角移來方寸間，天涯寫在筆鋒裡。
日不落兮月長生，雲片片兮水冷冷。
經年蝴蝶飛不去，累歲桃花結不成。
一塊石，數株鬆，遠又淡，近又濃。
不出門庭三五步，觀盡江山千萬重。

【評】

良工善畫，吳生善贊，二君的確敵手。究竟只成得一紙畫片，酷似此回。

卻說都氏自置印兒之後，將近半年，早給晚繳，絲毫無弊，皆賴此物之力。但成珪帶了這點緘束，豈不氣悶？正像啞子吃黃蓮，苦在自肚裡，人前說不出來，終日納悶而已。不拘遠近，懶去遊玩，每日在周智家中消遣。

這日因天氣炎熱，周員外特備了個小小攢盒，又帶些酒肴之類，邀同成珪，就在自己後花園中樹蔭之下石桌兒上納涼。

適值小池內荷花盛開，兩人對酌，談天說地，敘了好一會工夫，頗頗歡暢。正說到荷花初種之繇，成珪不知怎地不樂起來，答應俱也懶了。周智那裡介意，乘著酒興，狂歌謔笑，無所不至，將個酒杯扭著成珪，抵死要吃，又要猜枚，又要行令，高興異常。成珪就是泥塑木雕相似，只不吃酒，也不攬猜枚，也不兜行令，只把些敗興話說。周智見他掃興，便睜著醉眼道：「老兄怪我麼？」成珪道：「為何怪你？」周智道：「既不見怪，為何酒又不飲，話又不說，目瞪口呆，沉吟不語？敢是有甚憂虞之事？」成珪道：「咳！賢弟若說個『憂』字，我上無兄下無弟，活是單丁，死成絕戶，極是可憂的，倒還不在心上。只是那閒煩閒惱，終日不曾離身，因此鬱鬱不樂，豈是怪著賢弟？」周智道：「我也想兄定不怪我。但兄既不為子孫憂，極是個達人了，何苦到墮在閒是閒非裡邊？即嫂嫂有些嚴緊，也都不當急切。對此清涼境界，低唱淺斟，況又池荷盛開，堤柳高蔭，比了那巴巴急急，此時在日心裡挑駝生理，汗血橫流，我與兄已是天上人了。何苦不知快樂，反自愁煩！」成珪道：「據弟所說，極是有理。但不知我見了荷花，反添一番新恨，總也不好訴與你聽。」周智道：「弟兄至此，手足不如，還有甚麼對我說不得的！不妨事，你且說來。」

成珪道：「不瞞你說，總只是我家的老不賢，近來做事愈出愈奇，說來真個教你笑個絕倒。前番因你湖中苦勸娶妾，他次日便喚媒婆。我穩道這回人情應也，不想那老乞婆道我有意於家下兩個丫環。老弟，這魍魎魍魎，別人不見，你須見過的，你道區區可是動火的麼？叫個媒婆登時逼寫了文契，竟自賤賤的賣去。這到也罷。其後我出了門，承你把鴿鷓方子傳授，只望醫好病根，做個安樂人家。不期命運不利，被他知了消息，死認我有外情，不許出門；還猶是可，把個甚麼印兒打在龜頭上，早給晚繳，略有損壞，吵鬧不休！」

周智道：「古來悍婦也多，不似令正，實是出類拔萃！打印龜頭，真也罕聞！請問上邊刻何文字？」成珪道：「正為上邊刻的是朵並頭蓮花！」周智拍掌大笑道：「怪不得睹物傷情，只是不肯飲酒！咳，賢兄，你也忒煞疲軟！街前屋後，怕老婆的也不少，誰似你毫不違拗，要高便高，要下便下？我想起來，還該振作一番，把那夫綱略整一整，也不枉做個男兒漢了！恁般畏刀避劍，實難！實難！」成珪道：「我豈不知夫綱該整？但是見著他，不知怎地，好似羊見虎，鼠見貓的一般，立時蘇軟。即使老弟見他，只索沒了主意。」周智道：「我若有了這般妻子，便有這般手段，早早對付他，自然安妥了。」

成珪道：「老弟既有好計，傳我一個，還好擺佈得轉麼？」周智道：「傳便傳你，只怕教的曲兒唱不會哩！」成珪再三求道：「成事在天，謀事在人。好歹做一番著，老弟不要吝教。」周智道：「若得遂計，還不為晚。你但依我做去，我只作不知，走來於中處事，那時包得攔起印兒，還要娶房妾與你哩。」成珪大喜道：「若得遂你金口，我便拜殺了你！」周智附耳道：「只須這般這般，管取萬全千穩。」成珪拍案大笑道：「真妙！真妙！不在周智之名也！」便放開酒量，大吃一回。臨別，周智道：「本當留兄洗了澡去，恐誤老兄公事，不敢強了。所事在心。」成珪作別回家。

當晚無話。次日清晨，又該關領印子。都氏道：「這時候還不過來領印，推些甚麼？」成珪說話間，假流出兩行珠淚道：「如今不必勞院君費心了，夜來得著一夢，甚是不祥；更兼院君防範愈緊，又不肯與我娶妾。我想人生在世，都也枉然，幾欲尋個自盡。想了父母遺體，不忍自己殘虐，不若削去幾莖白髮，做個雲遊和尚，那時好的徒弟法孫收他幾個，也完了這點子嗣念頭。何苦急急惶惶，在家下費你清心，煩你終日防備！自今日以後，永別你去，擇日披剃，再不進你房了。」

都氏起初還道是假，看那涕淚交加，穩信是真，便問道：「夜來得個甚麼的夢，且說與我聽著。」成珪搥住淚痕道：「咳，不要說起，到底是空！三更之後，朦朧睡去，到座高崗去處，遠遠見雲端裡一位金甲天神。那時我仔細一看，認得是韋馱天尊。他便把手中所執那把八萬四千斤重的降魔金杵，指著一株桃樹上兩個瓜大的桃子道：『賜與你去。』我便倒身拜謝。千方百計，再也彩不下來，又沒梯子，又無鉤竿。正在沒擺佈處，回頭不見了韋馱，忽見一個少年女子對我道：『員外要取此桃，何不立在奴頭上，便可妥手而得了。』我就依言立在他肩上，隨手取下一雙香噴噴鮮紅的好桃子。正在展玩之間，只見院君從腦背後撲的一下劈手奪去，我卻依舊剩了一雙空手，因而驚醒。故此我道萬物皆空，終久有個了局，想了這夢，倍覺確然。何不早向佛門，博個來生福分，有何不可？」

都氏道：「這夢據我想來，到也不為不利。但你出家，雖係好事，日後不尷不尬，豈不後悔？何不就在家中吃些短素，念些經卷，叫做在家出家，有何不好？」成珪道：「使不得，使不得。多有在家出家的人，初時信心向道，百般佞佛，立誓斷了葷酒，分了淨牀，看經念佛，無所不至。後來看看淡去，只覺不好悔得，心中好生難過。那淨牀本是闍味的事，便破戒了，卻也投人曉得。惟那除葷一事，不好平空開得，又難對他人說知，只得乾乾的熬過日子。偏偏那煮火腿的氣味，炒雞鴨的馨香，一陣陣直打那鼻子盡頭處一直鑽將出來，少頃，他人吃時，自卻眼睜睜的瞧著，喉嚨裡便似有□五隻蟻兒爬的一般，好生七上八落，只得把涎唾嚥了幾口。後來實是熬不過了，假裝起病來，思量開葷，不好直頭吃了魚肉，假意道白齋是東海石首，摩尼亦曾食之；雞鴨蛋是未見天日之物，不識不知，亦可食之；牛乳曾得如來留下一句道：『無乳不成齋。』亦可食之。殊不知三物俱有性靈，何獨吃素人可以均啖，甚而漸把團魚狗肉依先一齊吃了。於上那些說話，豈不是個貪嘴引子！不信毀卻前功，且闍羅王知了消息，惹禍不淺。原來闍羅王怪的是這一件，故此和尚道士明明的吃了葷酒，闍羅王再不怪他，越與他壽命延長，無災無禍；是那俗家吃素的，心中略把念頭動了一動，便要落在阿鼻地獄裡去。你不見向來吃素的人，把葷一開之後，那闍羅老子肯與他活了幾年頭？故此那在家出家的說話，拙夫是斷斷不為的！況又受你緘束，不許娶妾，在家何益？只是做了和尚，到得大家安樂！我今立志已堅，不勞勸了。」

都氏見丈夫一心一口真要出家，自己勸他不轉，免不得也發了宇宙洪的念頭，胸中早有幾個小鹿兒忒忒的撞個不住，暗想道：「這回不欽依我，料想那馬虎山是用不去了，激出事卻怎麼處？別人不妥，須得那周老柴根來，方濟得事。」隨即喚成茂道：「你可快去，對周員外道我有請。立候，立候！」

成茂不多時到了周宅門首，對周智道及來意。周智明知必來相洩，早早穿著停當，見著成茂來接，假作忙道：「正欲出門，拜客要緊，那得工夫來見院君？明後朝罷。你先回去。」

成茂道：「奉院君命，千萬要屈員外撥冗走這一遭。」周智假蹙著兩眉道：「怎麼好？偏是忙中！也罷，先到你家去來。」即同成茂來到成家。成茂先進通報，將周員外撥冗等情況說上一遍。都氏即忙把個笑臉推就，迎接周智，深深萬福，道：「叔叔貴冗，偏又來累及你！一向不到我家，可是怪我們？」周智道：「日前到也不忙，並也不怪你們。只被那兩個舊相交的姐妹，可奈他日日來接，若來時，又恐怕帶了你家員外去，又累尊嫂淘氣，故此疏失疏失。今日相招，不知何所見教？」都氏道：「我家那老柴根，快活不過，沒事生煩惱，道昨夜得著一夢，今日要剃髮出家。我想料不是個結局事體，故此接你勸他一勸。」周智搖手道：「不管，不管！他也有了年紀，有些難說話的。況且我又淘不得氣，勸不轉時，未免招怪。倘是他再說院君些短處，我又免不得要劈中，那時院君不聽猶可，豈不又怪了老周？」

都氏說道：「不是老叔勸他，別人一發說他不轉。倘他有些莽撞，老叔只念著交往之情，也要耐了；若是說我處，決不怪著老叔便了。」周智道：「要說得過，才去勸；說不過，只是不管。」都氏道：「君子一言，快馬加鞭。不怪老叔是了，定要著個死字不成？」周智道：「既如此，待我見他。」

周智來到後廳，只見成珪正在那裡嗚嗚的哭。周智道：「賢兄，何必如此！你赤手光拳，做成偌大家計，雖然無子，尚還可圖。正該撐持門戶，創立家風，才是勇於漢的事業。為何思量親近那班禿頭狗彘，有什麼好處？」成珪道：「向承賢弟看顧，今後我出去了，一發要你遮庇。只此一事，千萬留情。」周智道：「兄真要出家，也是留你不住。但把去意說與我聽，若果有理，只索任從你去。」成珪道：「不瞞賢弟說，蕭何制律，說凡人四口無子，便許娶妾。我今年已六口，院君尚且不容，縱有精力，料也沒個生子的傢伙。家下既已不許，外邊閒花草，或者天可憐見，度得一個種兒也不可料，我家院君又時刻防備，甚至不堪言處。那些生子接續香火的念頭已索然了。況且夜來得夢，明明是個空局，何不早向空門，博得個『和尚無兒孝子多』，到也完了椿事。」

周智道：「這些閒話，說來只覺在院君面前作嬌，不知事的，又道你許小老婆的面孔。只把那夢說來，待我詳個凶吉，好便留你，不好便憑你。不要太絮煩了，就像祖宗這碗羹飯獨你要吃的。」成珪把前邊那夢一一說完。周智頓足大叫道：「還好，還好，我道你這人面門上不帶孤相，心地中不行歹事，決非無子之人。院君恭喜，你員外還有兩個兒子，真是天賜的哩！你們不可把這夢詳差了。」成珪道：「院君已近六旬，終不然還生得兩個兒子？」周智道：「非也。若嫂嫂不怪我說，就把這夢詳與你聽。嫂嫂若依了夢中說話，員外也不必出家，自然各人有一種好處；嫂嫂若不肯依，出家到也合理。老兄，你那夢極是做得有些美處：金甲神賜與二桃，有子之像也。你正沒計採取，立在女子頭上，一彩二枚，豈不識『立』在『女』上是個『妾』字麼？有妾自然生子，生子自然叫院君是娘，後來做官做吏，五花冠誥封贈父母，怕那小老婆受了封去？自然院君受的，不是只當替院君養兒子？嫂嫂劈手奪去，正是絕妙機關，為何反認做甚麼空局？」成珪道：「依你這般詳來，我到竟該娶妾哩？」都氏道：「像了春時，誰不做些夢？恁般有准？沒這許多。」成珪道：「院君只不信夢，我也只出家罷。」

便將一股剪刀把鬚子就剪。周智即忙奪住道：「老兄，為何這等性急！正要做事業，到去剪了頭髮，明日那有個打和尚的娘子來與你作妾？」又對都氏道：「嫂嫂適才講過的，依老周說，做你著，開個思，看祖宗面上，好歹替他討了一個。以後再若出家，在我身上。」

都氏初時不肯，見丈夫執意要剪頭髮，又因周智跟前應允過了，不好推脫，只得想了一會。不知怎地定下一個歪計策，便欣然允道：「周老叔，不是老身向來不肯娶妾，只因年成荒歉，家下進少出多，一個人來，便有若干事體；況他年紀已老，故此捱過這日子。如今既蒙叔叔這般美言，況兼得這般一個好夢，何苦我不與他娶妾？但有心做事，不可貪賤，也要繇我揀擇，看得像個有福做娘的才好。」周智道：「難得嫂嫂金諾！這打聽人物，極是容易。」又對成珪道：「阿兄，今日嫂嫂既允，你再不可差了念頭，想著出什麼家！」成珪道：「院君雖然允諾，我心終是想著空門。既是阿弟勸阻，只得依命。」周智瞧著成珪，兩人暗暗的笑。都氏見事已說妥，親到廚下備辦酒肴與周、成二人吃，自卻另桌陪飲，彼此都各遂意。正是酒入歡腸，必然盡醉。

再說周智歸家，已是大醉，見了妻子，笑個不止，妻子問也不應，只是笑道：「異事，異事，你說鐵打的人，也會聽說麼？」何氏道：「鐵人如何曉得聽話？」周智道：「成家院君，心腸煞過了生鐵，成老頭子被他弄得七顛八倒，再也不敢說起個『妾』字。昨日被我設下口面埋伏、踢天弄井之計，今日那都院君滿口應允，指日娶妾。你道鐵也會化了麼？」何氏道：「只怕又是鴛子石塞牀腳，不穩些哩。」周智道：「忒穩，穩如盤石。」何氏道：「既如此，何不明日就把我妹子家下那個家生女兒說了與他？」周智道：「正合吾意！天字第一號的姻緣，明日便去對都院君說。」

當晚無話。次早，周智便到成家，見都氏道：「昨日蒙嫂嫂美意，只因貪杯，一發大醉。」都氏道：「敢是替我老子快活醉的？」周智道：「這還猶可，今日還要取擾，一發要快活哩。自古道：『成不成，呷三瓶。』小可尋得絕妙一門親事，今日特來作伐。」都氏道：「是那一家？」周智道：「說來又是嫂嫂識熟的，便是房下的阿妹家，那一個家生女兒，今年卻才一六歲，人物出眾，且是標緻，做得一手針指，識得幾個字眼，況兼財禮不要多少，又兼彼此親中，一發好得緊。」成珪在旁插嘴道：「賢弟說的一定絕妙，院君就允了這門罷。」

都氏道：「你莫心焦，我自有處。」對周智道：「叔叔所說，固是一分停妥，但我還要卜一卜凶吉，另日還要相一相好歹，然後行事，庶無後悔。如今且慢道個成字。」周智道：「這自然任憑求卜，姻緣事非偶然，過日再討回覆罷。」隨即辭歸。

不題。再說成家討小風聲一出，正是三腳蝦蟆無處覓，兩腳婆娘有萬千。那些張媒李灼王婆趙媽，終日竟不盤門，接得長也似多。都氏只是揀精剔肥，東推西阻，媒婆說得醜些，又落得好推；媒婆贊得好些，他又正怪的是好；或是那女子少年暴長，又說是短壽的不好；或是那家女子不甚長成，又說是個宿積，到老無成，又不好；小戶人家，又說是熊子出身，如何曉得大家體統？或是大家女兒，又說是吃大鍋飯的兒女，不知民間疾苦，那曉得撐持家事？賺得那些媒婆，真個是腳後跟毛也沒了。尚兀自春夢不醒；賺得那成員外心裡好似五個吊桶打水，七上八落，聽得說的親事，就像黃子吃狗肉，塊塊好的，只怪院君只顧揀選，並不曾允著一門。心下忖道：「我家院君忒煞用情，在前不肯娶妾，便是兩個鬼樣丫頭都賣去了，今番大發慈悲，不直得這般揀擇。不知要娶怎麼樣標緻的與我？以我論之，便將就養得兒女也罷了。」想一會，笑一會。轉味著君達的好計，不知日後將甚麼殺羊茶飯酬謝他。

不覺過了三五六日，忽然冰窖的冷了，不見說起。成珪心下老大焦躁起來，悄悄對個小廝道：「你可去周員外家說，前日議的親事，為何不來討回覆？你道員外若問，可來一敘。」

小廝領命，徑到周家，對周智說了來意。周智道：「不是不來。那日見院君口氣不妥，故此不敢來討回覆。既是員外見招，少停便來，你先去著。」

小廝回家，復了主人。成珪即到解庫前，眼巴巴的望著周君達，再也不見到來。抬頭望處，只見遠遠的周智已來了。成珪連忙跳出櫃檯，便叫道：「周兄自在性子，快走步兒！」那人只是不應。有詩為證：

不為春情惱寸腸，只緣小子尚無娘。

巴巴望眼瞇目處，對著旁人手浪揚。

原來來的不是周智，卻是街坊上做豆腐的吳老兒。那老吳正殺得個肉豬，賒與屠戶，未有銀子，這日把件豆綠綿綢襖子穿了，搖搖擺擺走去討銀，打從成珪解庫前經過。服色雖與周智不同，面龐略略相似。成珪正是望得急切之際，朗聲大叫，心中還道：「怎不應我？」及至近前，好生沒趣。又望了半晌，真正的周員外才到。成珪一見，就是活拾著一顆夜明珠的，連忙問道：「你說次日就討回覆，如何一程不來？教人好生著急！」

我家院君東來不成，西來不就，或者賢弟所說，定須難卻。且與我鼎言一聲，足見厚情。」周智道：「本當替你去說，可奈尊

嫂那日口中不肯兜攬，倘是去說，又討他一頓搶白，反覺不雅，故此不敢斗膽。」成珪道：「老弟豪爽之人，婦女之流，那裡怕得許多？好歹與我說一番，幹旋了這樁美事，也不辜負你前日那條妙計。難道定要愚兄下跪！」周智連忙扶起，笑道：「老兄為何一般著急？小弟不過戲言之耳。」

周智來見都氏。唱喏未了，都氏便問道：「老叔今日下顧，有何見教？」周智道：「呀！嫂嫂，正事你都忘了！前日說的親事，特來討個回覆。如妥，好待他家趁早備辦妝奩。」都氏道：「此事，此事我已著人打聽，都說□分賢慧，□分俊雅，只是土地廟前那賈瞎兒起下一課，說是有些不利，故此老身還要慢慢商議。」周智道：「嫂嫂既已探聽得人物出眾，何必又去問卜？豈不聞太公伐紂，不信著卜；武王出師，不泥日主，既人事已決，何天命難違？況娶妾細事，不係興亡，巫瞽胡言，多因茫昧，老嫂不必深信，且宜盡乎人謀。」都氏道：「叔叔差矣。若卜筮無靈，伏羲氏何須八卦？人謀可據，諸葛亮豈止三分？亦當盡於天理，雜以人情，自然國治家齊，於事方有利益，豈可草草妄動乎？」周智道：「既是不允，但憑上裁。」

都氏隨口道：「也不是我故卻，只因水溝頭姓王的媒婆，說了一門在此，倒也求卜得起，故此拂了尊諭。實非假意作難，膠柱鼓瑟。」周智道：「嫂嫂已訂佳婚，何不早說？小可就此告退。」都氏也不相留。

成珪立在前廳，聽了半個時辰炮聲。等得周智出來，問道：「老弟，所事如何？」周智道：「不濟，不濟。」成珪吃個驚道：「為何？」周智把占卦的話說了一遍，道：「莫說老兄怕他，我也只索眼睛看了鼻頭，舌尖抵定牙齒，半句也回不迭。」

成珪道：「如何，你今朝才知他手段麼？又不允，怎處？」周智道：「不必心慌。嫂嫂還有一句說話，道已有一門，甚是求卜得起。」成珪才得放心。連周智也不知這家的親事，果然七伶八俐，亦能賽過西施否？還是半二不三，也堪比得南威麼？直教：

駱駝骨頭，賣了象牙銀子；填倉貨物，賺了的頂號價錢。

下回便見。